

踏遍青山

——纪念左洪涛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福

年

吉

心

丁巳年
叶选宁书



叶选宁 书

K827.7
115

粤新登字·05号

踏遍青山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插页 275,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册

ISBN 7-5360-1840-X/I.1190

定价：8.00元

127620

序

左洪涛同志是1937年在浙江嘉兴成立战地服务队时我们相识的。当时共同工作近两年。随队到广东后不久，我被调做地方工作，他仍留张发奎部。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当时省委领导经常提起他，我们之间的信息还是相通的。

左洪涛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屈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是我党一名够格的党员和干部。他政治上十分坚强，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脑子里只有党，没有个人的私利。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遇到任何情况，都有魄力有办法去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这种精神数十年如一日。特别是他受党的派遣到张发奎部工作的10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党内党外各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极为棘手的，如1944年日寇企图打通湘桂线，逼近桂林这座历史名城。这里聚集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非设法保护不可。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要把他们护送出去、隐蔽起来、保存起来，都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洪涛同志在南方局的领导

下，利用各种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按各人的具体情况，采取或疏散，或转业，或隐蔽等等办法，把他们安全地安置了下来。胜利地完成了我党保护文化人的任务。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在这10年里，左洪涛同志在战友们的支持下还完成了许多艰难的任务，但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同志。10年间没有给反动派抓住什么把柄，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一直到日寇投降后，同志们才先后安全撤出，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期间，左洪涛在领导决策方面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可以说，这10年是他最光辉的10年。另一方面，在党内斗争中，在他反复说明情况后，即使受指责，受冤屈，受处分，还是服从党的决定。这都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党性和品质。我们要学习他在复杂的情况下识别别人、识别敌友我并善于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去争取胜利的策略。学习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刘田夫

目 录

序 刘田夫 1

怀念左洪涛

安息吧！微波同志.....	吴荻舟	3
左洪涛同志周年祭.....	杨应彬 郑黎亚	20
怀念左老.....	何世庸	26
纪念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	李以助	29
统战工作的风范.....	李洁之	34
于些微处见精神.....	魏均沛	38
挥泪忆洪涛.....	杜 宣	42
不禁长歌动旧情.....	梁威林 严尚民 魏南金 邬 强 黄 业 何俊才	45
抗敌演剧队怀念你.....	丁 波	51
左洪涛同志在上海.....	黄静汶	56
左洪涛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洪 冰	58
悼左洪涛同志.....	杜 埃	62
敬挽左洪涛同志.....	岳 野	63
悼念左洪涛同志.....	林 密	64
江海洪涛雨潇潇.....	李若林	66

左洪涛文选

怎样组织民众	71
鄂豫边郑文报告	87
一年来战地工作的总结（节选）	107
南路工作报告（节选）	151
关于建立粤桂边区的军事腹案	168
忆朱党	173
长春政大队歌	176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78
从武昌两湖书院到广州四标营	192
——忆叶剑英同志率领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	
填补他的岗位	249
胡志明在第四战区	251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253
——忆张文先生	
张文彬同志40周年祭	271
良师挚友 风范永存	280
——《阮啸仙研究》序	
《南天艺华录》序	284

关于黄永胜一伙策划所谓“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的罪行	298
一个罪大恶极的政治阴谋	299
———揭批林彪、“四人帮”对抗敌演剧队的迫害及其罪恶目的	
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	322
在“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353
在《华商报》史学会1988年年会上的讲话	364
在庆祝黄埔军校建校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368
 血的五月	372
“犯人”歌	377
囚徒歌	373
狱中送别谢武潮陈宝箴同志	379
沉痛的呼声	382
一二·一六	389
挽饶彰风同志	394
复伯豪先生、菊劳女士的信	395
给罗竹年先生的复信	397

左洪涛传记

左洪涛传	李 芮 401
------	---------

附：

左洪涛同志悼词 425

编后记 410

怀念左洪涛

安息吧! 微波同志

吴荻舟

老左，你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斗争性很强的好党员，热情奔放、勇于负责。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1928年我们已同在上海，可互不认识。1930年，我们几乎同时被捕，拘押在漕河泾模范监狱，才听到你的名字：左微波。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第一次和你相遇，一见如故。一次“放风”，由李梅介绍，短短交谈，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们时分时聚，匆匆60年过去了，旧事依稀，但战友眷眷之情深笃如故。

1988年10月，演剧队在武汉纪念成立50周年，我们最后一次相聚。金风送爽，你游罢黄鹤楼，参观昙华林回来，生龙活虎般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为什么不去，昙华林是原三厅旧址，是演剧队、抗宣队接受培训的地方，虽然留下的残迹不多，也十分令人怀念。我说，活动了两天，累了，借此休息，你便谈起养生之道，要我锻炼，说生命在于运动。你说：“我天天跑步，要活着看到祖国统一，看到我们为它生、为它死的事业成功！”

当时我带病参加纪念活动，拜托亲戚天天煎药送到新华宾馆来。我说：“我真老了，患了严重的冠心病，随时可能完蛋！”你批评我消极：“事业未成，不能随便想到死呀！”还要和我比赛。

我说：“我不消极，不想死，也不怕死。想死，就不天天吃药了。可是，这病，说不定那一天便夺走我的生命，比赛活，我没勇气，比赛死，我一定赢！”

“不，”你打断我的话，哈哈大笑，“下决心和阎王斗吧，马克思会帮忙的，他老人家希望我们多活几年！”

我们相顾而笑，决定比赛。可是，当我惊慌地，接连收到朋友来信，说你“患了绝症”，“住进医院”，“病危”。我几次想去广州探望你，又几次住院留医，误了我们最后一次聚会。这是无可补偿的遗憾啊！当我发抖的手，撕开你的讣告，不禁悲呼：“老左，你先我走了，多不公平啊！”

1930年4月27日，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会场在英租界仁济堂，遭英巡捕包围被捕，在西牢落案后，引渡到模范监狱。未判决，100多人拘押在几间大房子里，吃、喝、拉、睡不分，决定纪念劳动节闹监。听说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带头高呼口号、唱《国际歌》。原来就是你，左微波。开始狱卒很凶，叫打喊杀，想吓倒我们，那知越闹越凶，连刑事、民事犯，都鼓噪起来，高呼“打倒国民党”！“改善生活”！“还我自由”！敌人哑了，我们胜利了！

当年九十月间，我们这些先后被捕，寄押在模范监狱的二三百“犯人”，被转移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火车走得很快

慢。黄昏到苏州下车，在苏州地方监狱（记得是苏州反省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上车，也是黄昏到南京。为什么火车不直开南京，而要在苏州过夜？敌人是怕夜里劫车、暴动？还是另有原因？这问题只能作这样解释：当年左倾路线到处组织飞行集会，突击暴动，敌人担心黑夜出事。

老左，你记得吧，移押那天，天刚亮，二三百人，两人合戴一副镣，两人交换用手提着铁镣，像小学生三足竞走，一字长蛇阵，从监狱到车站，在严峻戒备下，步行前进，真是步履维艰！

我和华侨青年诗人李梅合戴一副镣，过龙华寺时，他诗兴突发，高声朗诵，遭到宪兵几次打断。现在我只记得头两句：

今年三渡龙华道
一看梅花两戴镣……

到中央军人监狱后，他又念给我听，我步其原韵，和了一首：

黯回首眉龙华道，
春秋犹忆左脚镣。
阎门桥上啷当过，
国际歌声到天牢。

老左，你记得吧，当年的革命青年，没有不视死如归的。坐监牢，上刑场都唱国际歌。我们坐的“黑箱子”（铁皮囚车），一直开到水西门，大家哼着国际歌走进中央军人监狱。

上海到苏州，苏州到南京，走在路上时，我几次注意到你和李梅相距很远，但两人经常相视而笑！原来你们是老相识。到了监狱，一字长蛇阵被斩断了。我、李梅等同案100多人（包括仁济堂外、街上被捕的），除“女犯”外，集中关在一间空旷的大厂房里，也是睡地铺，每人发了两张军毯，两三人合起来睡，几张盖几张垫，倒也不觉冷。大家互不相识。有说有笑，但一概不谈自己的事，只说自己是在马路上被捕的。也有人沉默寡言。我当时22岁，刚入党，很幼稚。在西牢落案时，随便说了个名字：蔡四，工人。后来提审时，我推说是英国巡捕听错、记错了；我是蔡公时的蔡时。老左，你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有人警告我，提醒我别叫蔡四，别自认工人，国民党最恨、最怕工人，会枪毙你的！其实，多少学生、作家、知识分子被杀了！

中央军人监狱刚落成，结构很特别，分南北两监，南监分“改”、“过”、“自”、“新”4条监房，北监分“天”、“地”、“人”、“智”、“仁”、“勇”、“日”、“月”、“星”9条监房。由3个六角亭一字摆开联起来，成3个放射形。每条监房的另一端联接一间房，供犯人劳动：印刷、纺织、制鞋等。判决后，你、我、李梅分别关在“日”、“月”两条监房里。

一次放风，李梅和你相遇。那是何等感人的一幕！你们

好似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在看守眼下拥抱起来，尤其李梅，满脸泪珠。据说他和我原判死刑，不知蒋介石这个屠夫头天晚上作了个什么噩梦，感到杀人太多，才改判我们为9年11个月。死囚会见“恋人”呀，你们拥抱着，激动地哭起来，我也感动得两眼泪下。看守干预了，你们才分开。解放后，你向我打听李梅的消息。告诉我，你是上海××区委书记，李是另一区委宣传部长。当时我不知道李梅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是华侨、学生、青年诗人，我们常在学运中见面。李见我们不认识，给我们介绍，说我是中华艺大学生，你是黄埔军校学生。短短交谈，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乐观、热情、开朗的湖南青年。

以后，每次放风，我们3人总设法走在一起，边走边谈，一次谈到各人刑期长短，你说：“反正革命高潮已到，国民党垮台，要么我们一起活着出去，要么一齐被杀，管它刑期长短。”

1930年前后，赣南、赣东、闽东、闽西红军经常打胜仗，队伍不断扩大。闽西龙岩是我的家乡，是“分田分地真忙”的老苏区。

记得吗？老左，1926年，北伐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吴佩孚等北洋军阀，土崩瓦解，到1927年，北伐军已打下了武汉，可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四·一二”大屠杀，许多革命领导人转入地下，曾几何时，他们又冒出来了，虽不像北伐时期公开露面，但毛泽东、朱德之名，如雷贯耳，青年中谁个不知，那个不晓。到1930年初，江苏、浙江许多城市如

上海、苏州也都准备暴动，夺取政权。所以当时的青年，个个像一团火，随时都准备爆发、燃烧！

蒋介石屈服于帝国主义，对日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置人民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深渊。爱国军人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人民反帝、反日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打响了1931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

放风被停止了，你仍设法告诉我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用白布团在铁窗上晃动，写虚字传播消息。消息传开连军事犯、刑事犯都受到感染，个别看守也同情，帮着传播。我们的革命心情始终滚热的！

一次狱中罢食，我编了一首歌谣，刚念两句：

饭生萝卜烂，

囚徒下咽难。

一位姓李的刑事犯，用粗哑的声音，愤怒地给我续下去：

管他妈的×，

吞下去，留得青山在，

杀它狗×的娘！

我背给你听，你哈哈大笑，赞道：好呀，好呀！反对归反对，还是要吃，留得青山在，好革命，我们谁也不想死